

杜牧散文之寫作藝術

呂武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摘 要

本篇旨在探討晚唐杜牧散文之寫作藝術，要點有七：一、識見高超：牧文論兵言政，針砭時弊，常具獨到之眼光。二、情感激昂：牧文抒家國之愛，懷身世之感，多志思蓄憤，噴薄淋漓。三、布局巧妙：牧文結構嚴整，謀篇奇變，呈現靈巧之美。四、援事富贍：牧文廣引成辭，好徵人事，使立論堅確有力。五、摹寫傳神：牧文刻劃各階層人物，多血肉飽滿，情態俱盡。六、節奏爽朗：牧文句式參差，音節抑揚，具口吻瀏亮之美。七、造語奇俊：牧文精鍊、流暢、形象，其字句常有瑰瑋侷儻，不可方物之妙。綜此各端，足徵杜牧散文之藝術成就；其卓犖不群，流譽古今，良有以也。

The Art of Tu Mu's Prose

Wu-Jyh L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rt of Tu Mu's prose in the late T'ang period. Tu's prose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1. remarkable insights : Tu's works demonstrate his unique insights--bo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in his critiques on contemporary affairs; 2. loaded emotions: both in expressing his love for his country or in reflecting upon his personal life, Tu's works are loaded with powerful emotions; 3. artistic compositions: Tu's prose is well-organized, punctuated with variations and full of aesthetic beauty; 4. full of allusions: Tu used allusions of various kinds profusely to strengthen his arguments; 5. vivid descriptions: Tu's portraits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brilliantly executed and full of flesh and blood; 6. melodious rhythm: an euphonious effect is achieved through dexterous orchestration of syntactic as well as tonal variations; 7. idiosyncratic diction: the choice of Tu's words has been pithy precise and imagery unconventional. All these features exemplify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Tu's prose, account for his reputation and certainly will guarantee the immortality of his works.

壹、前言

杜牧散文崛起於韓、柳之後，雄冠當世，如〈阿房宮賦〉、〈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燕將錄〉等篇，皆指陳利病，議論鏗鏘而傳誦千古，所以清全祖望許為「唐長慶以後第一人」^①。今考其《樊川文集》二十卷，可得散文七十餘篇。爰就其寫作藝術，別為七項，加以探討，以窺杜牧散文成就之一斑。

貳、識見高超

為文雖不必立異鳴高，要須有其獨到處，古人命篇常具備「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者在此^②，故文章應博學積理，因時鍊識，使理得其要，而躬行可踐；識得其宜，而卓然有功。盱衡杜牧之學博識卓，洞鑒古今，下筆皆矯正流俗，切中時弊，所以裴延翰譽為「爬梳痛痒」、「砭熨嫉害」^③，足徵其識見之超卓矣。

觀其論兵之作，或以犀利之筆鋒，針砭朝政缺失；或以超越之眼光，擬具可行建議，莫不含強烈之現實性，故明楊慎稱「〈守論〉、〈戰論〉、〈原十六衛〉皆有經濟之略。」^④如〈守論〉以大膽尖銳之筆，批評朝廷姑息養奸。所謂：

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闔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主，恬淡不畏，

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⑤。

其揭發大臣醉生夢死，十分露骨，描寫強藩予取予求，極為深刻；至於批駁謬論，更斬釘截鐵，切中要害，誠言之沉痛也。其抨擊廟堂衮衮諸公，有〈上周相公書〉云：

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也，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⑥。

其規戒居高官享厚祿而不能謀國者，坦言直斥，銳不可當。〈原十六衛〉則推原唐初兵制之良善，主張置府立衛云：

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裡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襍糲未；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猝，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聖術也⑦。

杜牧指府兵制之兵員「被檄乃來」，「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既能維護農民生產力，復可兼顧軍隊之戰鬥性，而軍力統由中央指揮，戎臣臨時調派，可免驕將叛篡之患！清聖祖評曰：「府兵與藩鎮相為輕重，而唐之興廢即因之。溯源窮委，論斷獨精。」⑧足徵其有理有據，立論高卓矣！至如〈罪言〉陳平藩三策，〈戰論〉條控北之因，〈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獻討澤潞、回鶻之計，或暢言富國強兵，或主張削平藩鎮，鞏固邊防，莫不縱覽古今，揣摩

事機，見解相當精闢。

其他關心國計民生之作，亦大中時病，頗富新意。如〈杭州新造南亭子記〉、〈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杜牧一反歌功頌德，記營建始末之俗套，嚴辭譴責佛教蠹國及官吏害民，皆毫不留情。如後篇云：

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爲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壑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⑨？

諷刺朝官立法而不奉法，致使百姓以澗壑爲防，寓意何其深遠？〈上李太尉論江賊書〉則直言「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其徒「劫殺商旅，嬰孩不留」，甚且「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凡是平人，多被恐脅」，「爲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有革釐，實可痛恨。」故杜牧建議「剝立營壁」、「分番巡檢」，所謂：

今長江連海，群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絕寇盜劫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⑩。

其危言高論，抉發幽隱以活民，又如鯁在喉，必急吐而後快也。

至於評學品詩，言及修身淑世，皆能切中肯綮。其論修身淑世者，如〈上宣州高大夫書〉，指斥朝廷「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⑪；〈送薛處士序〉責以「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⑫〈與人論諫書〉戒直言之激怒致禍；〈投知己書〉告以不急人知之素；〈答莊充書〉規以求人作序之非，具見平生風節。其言而有物，不待辨矣！其品詩者，如〈李賀集序〉之詳述得失，句句貼切。清吳大受讚曰：「唐人作唐人詩序，亦多夸詞，不盡與作者痛癢相中，惟杜牧之作〈李長吉序〉可以無媿。……其謂長吉詩爲命《騷》苗裔一語，甚當。蓋長吉詩多從〈風〉、〈雅〉及《楚辭》中來，但入詩歌中，遂成軀體耳。」

⑬其評學者，如〈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之推崇孔聖，清黃訓歎曰：「牧之豈徒

有激也？其有見也！」^⑭劉熙載亟稱：「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傑。」^⑮其胸次之高卓，於此可得其實。

參、情感激昂

清黃宗羲云：「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郭廓耳。」^⑯觀杜牧散文，或抒家國之情，或懷身世之感，憤激、豪壯、悲憫、抑鬱、悽愴，兼而有之，又莫不淋漓酣暢者也。

其論軍言政，常感事憂國，時露憤激之情。如〈罪言〉肇以「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⑰〈上昭義劉司徒書〉結以「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⑱皆違顧人微言輕，大膽獻策，力諫強藩；蓋有滿腔熱血，一懷孤憤，而不得已於言者。其前篇盱衡古今之餘，喟歎唐天寶後國勢：

混漚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⑲！

杜牧見長年兵燹，國力耗窮，民生凋萎，焦慮溢乎言表。後篇撻伐燕、趙、魏三鎮云：

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⑳？

乃以搗鼓鳴鐘之勢，指陳罪狀，義正辭嚴，愛憎分明，使聞者油然而生效順之思。〈原十六衛〉則抨擊朝廷命將皆狡獪無能、寡廉鮮恥之徒，所謂：

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概之

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歛，委於邪佞，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②？

掌軍者「率市兒輩」，未得勢則鑽營求封，投機行賄；一旦重用便「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家算口歛」，「戛割生人」，此朝廷循私舞弊所階。杜牧口誅筆伐之際，何其沉痛！乃若〈戰論〉譏嘲將兵者云：

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③？

〈守論〉呼籲停止姑息藩鎮，所謂：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④！

其諷刺則深刻露骨，陳辭則句句悲憤，莫不融熾烈情感於侃侃議論當中，使文章曉人以理之餘，復能動人以情。

杜牧一生積極進取，故篇中亦時見豪邁之情。如〈上河陽李尚書書〉自詡：

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而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⑤。

時宣宗大中四年（八五〇），杜牧任吏部員外郎，亟思外放，乃求知於「橫據要津，重兵在手」之河陽三城節度使李拭⑥，其處境雖如老驥伏櫪，而豪邁不羈之氣，固騰躍紙上。至於〈上門下崔相公書〉頌揚崔珙：

手攜暴虎貪狼，化為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祇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⑦。

筆下洋溢乎談笑用兵，使強虜灰飛煙滅之壯志。〈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引盧霈之言曰：

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
⑲！

於主人翁之慷慨言兵，磊落任氣，更傾注多少同情。

杜牧心繫民瘼，則語多悲憫之情。如〈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敘盜寇殘害百姓云：
去年十月十九日，劫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內取一人屠剖心腹，仰天祭拜。
自邇已來，頻於隣州，大有劫殺，沉舟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
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殺皆徧，
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安者。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
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讎並行，追逮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
狴牢充塞。四五月後，炎鬱蒸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白，殺
之則贓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
得一⑳。

寫江賊殺人越貨，橫行鄉里，而平民被劫之後，尚須遭受盤查，蒙冤坐獄。其官盜交
煎，民不聊生，值得悲憐。

至於杜牧守道既篤，不願攀附權貴，遂多抑鬱之情。如〈上池州李使君書〉自稱

僕之所稟，闊略疏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讒諂，可
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
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
己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
職，不覩形勢，絜絜少輩之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
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況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
望其他㉑？

大凡高官厚祿者，多喜人逢迎，惟杜牧天性剛直，既無法折節行之，甚而惡與之同座
共語，故在自解自嘲之中，憤滿愁鬱交織；對現實社會之控訴，尤為冷峻犀利。〈投

知己書>云：

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譽之，爭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為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為幸耳④。

得志則眾口交譽，爭為知己；失意則躲藏退避，門可羅雀。其蕭瑟落寞，世態炎涼之感，皆於寥寥數語盡之。

對手足之關愛，尤富悽愴纏綿之情，如<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云：

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某聲音，不復知某髮已半白，顏面衰改。是某今生可以見顛，而顛不能復見某矣！此天也，無可奈何。某能見顛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日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內言窮苦人，無如顛者。……某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來，非唯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羣眾歡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默，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眾矣！況某早衰，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聞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⑤。

文中詳敘家境窘困貧苦，自身體衰多病，意氣蕭散，句句鳴哀，無限淒涼。至於顧念病弟，死而未已，更一字一淚，令人難以卒讀。

玩味其散文情思，時饒低迴之致，高亢之音，蓋平生坎壈，塊壘難消，噴薄而遂不可蔽掩，吳錫麟稱其篇章「往往激昂狂節，搖蕩愁旌」者⑥，即就情感激越而言。

肆、布局巧妙

寫作之道，布局謀篇為重要功夫，當使其「首尾圓合，條貫統序」^④。如杜牧散文結構之主從有別，層次綿密，便頗具靈巧之特色。茲以〈送薛處士序〉為例：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⑤。

全文分為二幅，先推闡處士名義，再以儒道勉薛君。前幅採問答法，「處士之名，何哉？」突起開篇，「潛山隱市，皆處士也」順勢接承，「處士」兩字緊扣上句，「山」、「市」二字開啟下文，又分別造為新句：「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繼而筆鋒一轉：「蓋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其「市人」、「木石」二詞扣上，「大知」、「大用」二詞啟下，衍為新句：「國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並帶出本幅小結：「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句中「處士之名」四字關注篇首；「謗國」二字照應「國病」；至於「自負」、「大君子」兩詞則預埋伏筆，為後幅點睛，乃轉折不留痕迹也。後幅用正勸反規手法，以「果能……」、「苟未至是……」兩節構成對比，使文情鮮明突出。開端便承前以「君」、「處」、「自負」三語重鑄新句：「薛君之處，蓋自負也」。「果能……」一節，則為「大君子」二字內涵之張本；「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一節為卒章顯志；而「名曰處士」四字回應篇首「處士之名」，「自負」一詞三送秋波，

「其不為矯歟」一句顧注篇中「其孰能當之」。通觀全文不過兩百字，而布局如重巒複嶂，層見疊出，不可一覽而盡，其結構嚴整者一也；突破贈序多敘緣由交誼之常規，侃侃發論，構思不凡，其謀篇奇變者二也；以設問開筆，劈空而來，予人突兀之感，其起勢雄渾者三也；前呼後應，上承下啟，迴環密扣無間，其過渡自然者四也；篇末語重心長，寓意深摯，不苟為門面無關痛癢之言，其結尾警策者五也；文章勢如剝筍，層次分明，其條理井然者六也；以「自負」一詞點睛，文旨鮮明，且用「山」、「市」、「處士」、「木石」、「市人」、「大知」、「大用」等字穿針引線，收脈絡貫通之效，其重點顯豁者七也。觀乎此，則杜牧散文布局之靈巧，可思過半矣！

就結構嚴整而言，文章組織，殆如工師作室，大將布陣；杜牧散文看似信手拈來，渾不經意，實則莫不巧手經營，精心布置也。以〈戰論〉為例，杜牧開門見山，便直揭病灶，所謂「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破題十分有力；中段承以「四支」、「五敗」之說，骨梗極為挺拔；文末結以「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強調苦心孤詣，「非偶言而已」，收煞餘味，章法亦大有可觀。如喻河北為天下「四支」之說云：

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剽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⑤？

起句以「天下無河北則不可」為綱，然後條為「四支」，離而復合，歸結一意。所謂「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乃以反問收束，關照起句；其前呼後應，首尾圓合可見。謝枋得稱本篇「嚴卓可垂」者^⑥，蓋和結構完密有關。

就謀篇奇變而言，蓋散文結構，始於有法，則嚴整在目；終於無法，則神明乎規律之外，密而難窺，以法寓於無法之中也。杜牧才氣橫溢，又豈屑於規行矩步？故時有騁奇於此者。以〈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并序〉、〈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并序〉兩篇為例。李君方玄，字景業，和杜牧同庚，交稱莫逆，終處州刺史；邢群，字煥思，嘗以杜牧薦，為監察御史，友誼融洽，終歙州刺史。此其情分略等，名位相埒也；而杜牧作法則有客觀、主觀之別焉。寫景業，先敘憲宗君臣對話云：

陳許無帥，帝閑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進，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④。

此採側面烘托手法，並不刻劃主要對象，而先寫其父李遜之德，以彰顯其幼承懿訓，使其形象蘊藉，意味深長。至於敘煥思，開篇便飽含情感，暢談兩人交誼云：

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面煥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煥思於京口事王并州，俱為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煥思攸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某奉沈公命，北渡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煥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顯；并州以為賢，不以為僭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諭議以一辭。公事宴懽，煥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某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⑤

此結合作者觀感，描寫墓主人品，又極富抒情色彩而親切可掬也。復同以寫政績作比較，於李方玄池州任上云：

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民庶少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哀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為衢。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千里。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下，自紀其事。

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罷去上道，老民攀哭。

此平鋪其事，間引景業之言，不假雕華也。於邢群歙州任上則云：

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爲治？」曰：「急於束縛黠夷。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某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閑日何爲？」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快於守郡也。」

此運用對話，刻繪人物，發展情節，通過作者與使者答問之間，語言情態俱騰躍紙上；其筆調活潑，又和前篇異趣。若乃按碑誌體式，開篇多先敘世系，而兩文皆於篇末補述，則又不拘格套之例也。復以同為傳狀文而言，〈燕將錄〉僅取譚忠本事直敘，突顯個人形象；〈張保皋鄭年傳〉則採郭子儀、李光弼行誼配說，使賓主相得益彰；前文不加褒貶，後文大肆評論，或中心突出，或映襯得體，又顯然有別。至於同屬論辯文，比較其結構，則大抵〈守論〉為一線貫串，〈原十六衛〉如兩馬並行，〈罪言〉猶三足鼎立，〈戰論〉似眾派分流。其布局奇變，足徵杜牧散文謀篇之靈妙矣。

就起勢雄渾而言，清唐彪稱：「通篇之綱領在首，一曰首段得勢，則通篇皆佳」^⑳，故入手忌平弱，須有先聲奪人之勢。如〈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開篇云：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㉑。

此明揭一篇主旨，如異軍突起，令人驚愕。〈上周相公書〉劈頭便云：

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㉒。

此又一氣貫注，勢如奔流。〈上昭義劉司徒書〉肇篇云：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㉓。

此雖恭維之辭，而豪情萬千也。〈韋公墓誌銘并序〉首段云：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

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澹水，既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其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切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④。

此不落窠臼，陡然由臨終生瘡入筆，既予人奇峭突兀之感，更倍覺形象生動，情味新鮮。至於〈罪言〉、〈戰論〉、〈守論〉之小序在前，莫不拔地倚天，橫空迎來。清魏禧云：「韓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⑤，乃杜牧多得韓公家法也。

就過渡自然而言，如〈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篇分四段，首敘監軍職務之重；次述宋公出任之由；三言其任內治績；末結以作記因緣。其第二段便承擔文意過脈之功能，作者云：

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內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爲內侍自元和己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臥未嘗安，復監滑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使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內侍至焉⑥。

本段敘宋公上任始末，以將軍推崇其「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和天子體恤其「勤勞危險，終日馬上」為骨幹，實承首段「賢良勤勞，內外有功」八字伏筆，進行申說。所謂「今監淮南是且使之休息」一句，則推衍為三段，寫其監軍四年「簡約寬泰，明白清潔」，悠遊無比。故本段時間方面既承上啟下，順序遞進；內容亦前呼後應，流轉圓活。〈罪言〉則承接平藩之主張，提出上、中、下三策，所謂：

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墓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篡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

，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④。

本段以「取魏」立柱，「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作雙扇，一問兩答，分詳其說；復就「得魏」、「失魏」各舉二例，證成「河南、山東之重，常懸在魏」之論，最末以「故曰取魏為中策」收束，關照首句。其首尾開闔，波瀾起伏，悉應節度。至於「取魏」二字，既反扣前段「安可以取」四字，又啟迪後段雖取而不可「浪戰」一詞。上、中、下策，三層文意，先正後反，由淺入深，逆轉順承，血脈通貫，其敷衍綿密有致，過渡自然生姿矣！

就結尾警策而言，如〈竇列女傳〉敘桂娘行事，篇末評曰：

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⑤。

其以「權」、「智」、「烈」三字許桂娘，論斷覈要，發人深省。王文濡曰：「桂娘以孝成烈、義理苟至三語，含蓄不盡。彼儼然鬚眉，而與希烈上下者，見此文能無愧死？」⑥〈題荀文若傳後〉敘荀彧事曹始末，復七問一歎，以節節進逼之勢終篇，所謂：

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靈四十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壇墀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為蒼生請命乎？教盜穴牆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⑦！

其善用反詰手法，一問一頓，波瀾起伏，文情澎湃。以「文若之死宜然耶」一句煞住，更如截奔馬，筆力萬鈞。至於〈唐故進士龔軺墓誌〉用「嗚呼！胡為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死哉？」結穴⑤，彷彿臨去秋波，情韻悠然，皆結尾精警之例也。

就條理井然而言，杜牧為文擅長條分縷析，如〈罪言〉歸納三策，〈戰論〉闡述「四支」、「五敗」，皆為顯例。至若〈上李太尉論江賊書〉建議設官巡檢曰：

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一利也；鄉閭安堵，狴犴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根尋源，在劫賊耳⑥。

其「三害」、「三利」，概括精當，既醒目突出，又富於說服力。〈牛公墓誌名并序〉云：

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護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鈇剗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民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⑦。

其歌頌牛僧孺，條為八德，每德必以一具體事例明之，「為宰相」以下寫其「忠」；「三大邦」以下寫其「厚」；「衣冠單窮」以下寫其「仁」；「李太尉」以下寫其「恕」；至於「莊」、「重」、「敬」、「慎」，莫不皆然，足見其條理井然，層次清晰矣！

就重點顯豁而言，劉熙載云：「揭全文之旨，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則必後顧之，在篇末則必前注之，在篇中則前注之，後顧之。顧注，抑所謂『文眼』者也。」⑧故為文有眼，能使形象生動，主題鮮明；觀杜牧散文之顧盼有神，

蓋以巧設文眼故也。其施於篇首者，如〈薦韓乂啟〉云：

昨日所啟，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御史亦豈為救饑寒之官乎
⑤？

此照應篇腹稱韓乂「非其食不敢食」，又後顧篇末：

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某久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

御史以風操為重，故杜牧極力表彰韓乂「貞潔芳茂」，復自明心跡，用「非救饑寒」四字為眼，盡掃中丞疑慮。至於〈上周相公書〉以大儒應「知兵」二字為眼⑥，〈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并序〉以邢君「可友」二字為眼⑦，皆施諸篇首，前後照應，使文旨格外顯豁之例也。揭於篇腹者，如〈投知己書〉先從「知」字入手，由聖，而賢，而烈士義夫，以至眾人之「知」，意分四層，然後強調自我之求「知」態度，所謂：

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眾人者，審己切也。審己之行，審己之才，皆不出眾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深，蓋自度無可以為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慙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眾人，唯審己求知也⑧。

既揭「審己求知」四字為眼，以別於聖賢義烈和眾人，底下復稱對方「出特達倜儻之知」，乃使自我「審己愈切」，其篇眼承先啟後之效果十分鮮明。乃若〈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揭「賢良勤勞」四字於文腹⑨，使主旨突顯，皆前顧後注之例也。揭於篇末者，如〈與人論諫書〉侃侃申論「直諫為下」之餘，復以「拊」、「喜」、「慰」為眼云：

近於遊客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拊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宜為吾君拊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某蒙閣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

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⁹⁹。

其惺惺相惜之情，盡凝於三字眼目。至於〈張保舉鄭年傳〉以「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爲警策¹⁰⁰，表彰傳主人格光輝，皆篇末顯旨之例也。故考察杜牧散文之巧手點睛，使文采振奮，篇體光華，誠爲一絕矣！

伍、援事富贍

爲文之立論析理，缺乏依據，不易使人信服；此時若能借重權威，或徵引往古史事，以證明其意義，或援用格言成語，以闡述其立場，既可避免抽象之遊談，更能增進其信度，予人生動活潑之印象。

杜牧之文「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下。」¹⁰¹其所以論斷精到者，援事富贍，誠爲行文之一大特色。如〈罪言〉就歷代成敗，證山東之重要云：

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¹⁰²。

本段暢敘山東形勢變遷，上自黃帝，下迄隋文，將數千百年史實，濃縮於二三百字中，堪稱手法凝鍊。由於證據充分，結論從而的當不移。又〈注孫子序〉論聖賢知兵云：

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服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由來哉⑩？

作者自周、孔以下，一氣舉出二十二名，證明古今將相之揚名垂範，必鑑往知來，通曉軍事，不僅論據堅確，亦反映其嫻熟歷史，已屆如數家珍之地步。〈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則建議採西路進討昭義，並舉古戰例為證云：

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川，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西。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⑪。

杜牧謂山西積穀全無，可趁虛而入。若徒事說明，則義味單薄，且難服人，故又引後周武帝、前秦苻堅、北齊高歡、後周韋孝寬、齊王攸等例證成其說，則辭旨宏富，立論堅確矣！〈上昭義劉司徒書〉勸劉從諫歸服云：

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冤之？苻秦相猛，將終戒

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盡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❶！

本段徒以直言奉勸，誠不足以感發人心；而杜牧借古諷今，所謂「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褒善則德業俱在，戒惡則殷鑑不遠。寥寥數例，使文情生動，令人悅服。〈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章公遺愛碑〉稱：

周召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敘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下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❷。

此引孔子採詩，班固作傳頌揚賢臣，以明宣宗表彰韋丹功績為合於古道。〈投知己書〉云：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❸。

杜牧強調其求知態度，結合人事與成辭，共舉三例：一引孔子，明聖人不求知；再引柱厲叔，明賢者以死報不知；三引豫讓，明義烈知而有所報，以對比眾人之輕率求知，同時映襯自我求知審己之切。其適度用典，使辭義豐厚，文情亦更加生動活潑。

以上皆援事作正面立論，又有兼反面破理者，如〈上宣州高大夫書〉批評朝廷「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

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杜牧甚為三郎秀才抱屈，故反駁其不公云：「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以為單泛言概述，尚懼不能破除成見，故必以具體實例證之。所謂：

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宋之良臣，多出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蔣氏生蔣賈、孫叔敖、蓬啟彊、蓬子憑、蓬掩、蓬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祈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知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⁶⁶？

此連引七十例，以駁倒「子弟生於膏梁，不知理道」之說，氣勢澎湃；復詳述唐房玄

齡、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玄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瓌、蘇頲、張說、張九齡、張巡、杜黃裳、裴度等十九位名公鉅卿之偉勳⁹⁹，以反制「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之論。下又接引：

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

此先引成辭，復徵人事，以五例證明為政當守古道，擅改足以致亂。通篇先破後立，以豐富之事義為骨鯁，造成充實挺拔，雄辯滔滔之氣勢，蓋憤懣在胸，不覺噴薄而出也。

其他明引人事之例，如〈答莊充書〉舉揚雄為文覆瓿，證古人不求知當世；〈祭城隍神祈雨文〉舉東海孝婦冤死，言上天不當荼毒百姓。暗引人事之例，如〈原十六衛〉云：「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¹⁰⁰，乃以《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兔死狗烹典故，反證府兵制優良。明用成辭之例，如〈注孫子序〉云：「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¹⁰¹以明兵法之可依循；〈張保皋鄭年傳〉引「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¹⁰²申述善用賢臣，其國不滅之理。暗用成辭之例，如〈上門下崔相公書〉稱：「不戰而屈人之兵」¹⁰³，不明言典出《孫子》。乃若迭引經史百家之例，又指不勝屈矣！

綜上可見杜牧散文用典之博，援事之精，凡立論析理，皆能擇其切當而用之，使證據確鑿，識略高遠，而富含過人之說服力，誠為一大特色。

陸、摹寫傳神

摹寫人物，欲使其狀貌、性格、言語、行動、心理，皆能騰躍紙上，貴在傳神。如《史記》之擅長透過歷史事件，掌握細節特徵，塑造一系列繁富多樣，個性鮮明之

人物形象，誠我國散文藝術之高度結晶。杜牧既崇拜司馬遷，其刻繪人物殆取法乎斯，詳觀集中，寫宰相則牛僧孺、周墀，直臣則韋溫、崔郾，循吏則沈傳師、韋丹、崔珙、裴郾、杜詮、李遜、邢群，宦官則宋公，名將則郭子儀、李光弼、張保皋、鄭年、劉昌，高士則李戡、韓乂、駱峻，策士則譚忠，豪傑則盧霈，書生則龔軫，寒士則盧秀才，巧匠則王易簡，烈女則竇桂娘，遍及社會各階層，彼此雖氣質性格迥異，音容笑貌不同，卻能達到有血有肉，人人俱盡之寫作要求。

其寫宰相者，如〈牛公墓誌銘并序〉言牛僧孺拜相之經過：

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賣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偏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⑦。

杜牧選取韓弘行賄此一典型事例加以渲染，情節細膩。寫韓弘父子未雨綢繆，重在刻劃其心理；寫牛公委婉拒賄，重在傳達其音容；寫穆宗君臣，重要描寫其行動。經由重重陪襯，以賓映主，而牛僧孺之清廉形象乃得以彰顯。又篇中敘其舉止端莊云：

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

此僅寫其一舉手投足之敬謹，便能洞察人物性格也。

其寫直臣者，如〈韋公墓誌銘并序〉之寫韋溫，〈禮部尚書崔公行狀〉之寫崔郾，兩人皆正直無私，而筆法迥別。前者云：

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群衆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為公卿，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⑧。

此寥寥數筆，由旁人不敢褻瀆，和天子宰相不能奪其志著墨，而韋公之剛正威嚴自見；譬之俯懸崖，臨絕壑，尤能窮神盡相，令人敬畏。後者稱崔公：

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之如春。既冠，識者知其不容於風塵矣①！此以白描刻繪容態，「鑑」喻其明朗，「春」比其溫和，二字簡煉傳神，照應「不容於風塵」一句，則逸氣直撲眉宇。又敍其守正不阿云：

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必留，戾程必黜。每懸榜舉牘，富室權家，汗而仰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縛手係舌，願措一奸，不能得之。

此用烘雲托月筆法，寫權豪直冒冷汗，不敢胡言，黠吏搓手徘徊，舌頭打結，皆窘態畢露，而崔邈之明辨善惡喻矣！

其寫循吏者，如〈吏部侍郎沈公行狀〉記沈傳師不寅緣倖進云：

貞元末，舉進士。時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關於其間者。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此，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援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違某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②

文、許二公於傳師落第，一稍事沈吟，個性內斂；一急事訪求，情感熱烈；蓋親疏不同，各適其宜。至於沈氏，雖侃侃數句，亦風骨自見。文章通過三人對答，語氣情態俱宛然在目，而狀主之人格亦得以充分突顯。又如〈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稱揚岳父裴邕之仁愛云：

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事，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廷府間，前如無人。然未嘗以杖責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諭不變者，出之為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鄭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廐騾，為蓋屋時役之，今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③。

於公則據堙力爭，不畏權貴；於私則溫柔寬厚，善撫下人，兩者構成強烈對比。甚而臨終尚不忘老騾，其仁民愛物之形象極為鮮明。

其寫宦官者，如〈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稱內侍宋公：

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約寬泰，明白清潔，恕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⑩。

宋公監軍淮南，實無所事，亦乏功績可稱，故杜牧僅以舉止合度、儒生讀書、道士鍊藥、將士俛首聽命等數事渲染，狀其無為而治之情態悠閒也。

其寫名將者，如〈張保皋鄭年傳〉插敘郭子儀、李光弼之懷公義而忘私忿云：

天寶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⑪。

所謂「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描寫兩人仇視十分具體，由趨堂扶坐之細微動作刻劃，以徵其胸襟開闊，尤為生動逼真。

其寫高士者，如〈李府君墓誌銘〉稱許李戡：

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徑返江東^⑫。

此雖筆墨精約，而形象凝鍊深刻；千載之下展讀，墓主應試不辱之風操猶栩栩在目也。

其寫策士者，如〈燕將錄〉敘譚忠獻策一節云：

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爲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

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⑧。

此不必直接摹繪譚忠面目，由其為魏步步設想，為趙預留田地，復顧及朝廷顏面，三全其美，足見策士捭闔之風矣！至於田季安，始則茫茫不知所從，終則聞言欣然大悅，其聳動人心之效也可見。

其寫豪傑者，如〈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之敘盧霈改悟向學，逸趣橫生，引人入勝。首段云：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捭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⑨。

作者敘盧霈既冠，尚不知有周、孔，及聞道悟言，乃竊馬逃家，入山苦學達十年之久

，令名遂漸顯於世。其過程曲折，頗富傳奇色彩。寫黃建鋪敘中國疆域之廣，天子之尊，百官之富，朝貢之盛，儒道之崇，名爵之貴，辭語皆通俗誇張，適以反襯盧生之孤陋無知也。寫盧生無學、飲酒、走馬、好鬪，至於一改前非，則劍及履及，不假評論，而慷慨果毅與天真浪漫之性格自見。其人物形象鮮活，具有強烈感染力。

其寫寒士者，如〈送盧秀才赴舉序〉末段敘盧生困頓云：

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為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④。

寫其少年四處流徙，乞討養家，景況十分逼真，情境引人垂憐；而力學上進之精神，尤足感佩。

綜合前述，足證杜牧善於運用簡潔筆調，擷取典型事件，通過音容笑貌之描摹，舉止言動之刻劃，以突顯出形形色色，各具特點之人物風貌，繪聲繪影，有血有肉，盡形復能傳神，乃其獨到之處也。

柒、節奏爽朗

夫言為心聲；作者既以聲傳情，讀者亦因聲求氣。清劉大櫟云：「文章最要節奏」，「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⑤，使行文字句之奇偶短長，抑揚抗墜，皆能循乎機勢，則吐納之間，自然鏗鏘和諧，發金石之聲矣！

杜牧為文最重節奏，茲以〈守論〉一節為例：

| — — | — — —

厥今天下何如哉？

— — |

干戈朽，

— | |

鉄鉞鈍，

— | | |

舍引混貸，

| | | |

煦育逆孳，

— | — | —

而殆爲故常。

— | | | —

而執事大人，

— | | | — — | — | —

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

— | — | | — | | — | | — — | | | |

方且崑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己若也。

— —

嗚呼！

— | — —

其不知乎？

— | | | — — — | — — — | —

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⁶⁶？

杜牧歎軍備廢朽，藩鎮猖狂，而朝臣猶高視闊步，渾不知大難臨頭。整節按文意，可分前六句，中三句，後三句，三個層次。就酌奇偶言，則奇、偶、偶、奇；奇、偶；奇、偶相間排列。其中一小節末，和二小節起句字數相同，且均用「而」字開端，故二句似奇而實偶，有貫串前後文勢之功效。「曾不」、「方且」及「其不」、「其俟」四句，雖為兩駢對，而字數參差，似偶實奇，具錯綜之美。其散行多變化，足以行

氣；對偶重整齊，所以植骨；二者參用，則氣振骨植，節奏鏗鏘。就節長短言，第一小節六句，各七、三、三、四、四、五字，第二小節三句，各五、十、十七字，除首句表反問，為一長句，下由三而四，而五，而十，遞增至十七字，勢若奔瀑，一瀉千里。其中復有轉折，「而殆為故常」一頓，緊接「而執事大人」又一挫，遂生波瀾，前四句雖短，但不覺其促；後二句雖長，又不失於冗；造語挺拔，氣勢健勁。第三小節三句，各二、四、十三字，亦由短漸長，與一、二小節構句相似，十分調諧。「嗚呼」以下，一唱三歎，又令人有餘音嫋嫋之感。就調弛張言，前六句一弛之後以五張，中三句二張之後以一弛，末三句弛而張而弛，其十二句之中，有八張句，固筆勢雄渾，間以四弛句，所以調文氣，使騁而有節也。就諧平仄言，大抵每句之中，有平有仄，惟「干戈朽」以下四句多用仄聲，仄之中又以上、入為主，如「朽」、「引」、「混」、「煦」之聲厲而舉，「鉞」、「育」、「逆」、「孽」之聲直而促，皆不易舒展，適與悲痛叱罵之意吻合，故讀來一字一頓，沈悶壓抑。「嗚呼」以下三句多用平聲，蓋平聲上揚，恰與憤激責問之情相稱，故咄咄逼人之勢盡現。又其排偶之第一對「戈、朽」、「鉞、鈍」為「平仄」、「仄仄」；第三對「為、常」、「事、人」為「平平」、「仄平」，互為抑揚。第二對「引、貸」、「育、孽」皆「仄仄」；第四對「不、算、思」、「且、岸、揚」皆「仄仄平」，又十分合律，足見對仗諧美，調聲活潑。純以句末收音之實字論，則第一小節「下」、「朽」、「鈍」、「貸」、「孽」、「常」為「仄仄仄仄仄平」，乃先抑後揚，二小節「人」、「謀」、「若」為「平平仄」，係承前餘勢，揚而復抑，三小節「嗚呼」虛字除外，後二句「知」、「計」為「平仄」，由揚歸抑，頓挫之間，蓋順乎情致高低而流轉起伏。就權雙疊言，如「干戈」、「逆孽」之雙聲，「煦育」之疊韻，妥加搭配，讀來倍覺順口悅耳，頗能增進文章音樂性。故全節文字，句式參差錯落，音節平仄調諧，一經朗誦，則悲壯之聲情，沈痛之寓意，澎湃之氣勢，盡宣於唇齒之間矣！

由於杜牧平生負抗直之氣，遂多發為鏗鏘爽利之節奏，而較少迂迴纏綿之致。然因乎情感，則又時有音節緩急之別也。其語緩者，如〈杭州新造南亭子記〉篇末云：

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⑧。

此寫南亭勝景，以短句對仗為主。短句之妙在生動易解，對仗之美在和諧勻稱，二者皆能緩文氣，使情味含蓄凝重，而不致一瀉無餘。至於音調多用平聲，則清婉寬舒，偶句如「倚老松」、「坐怪石」，皆「仄仄平」，順口成誦；「孤帆白鳥」、「點盡上凝」，為「平平仄仄」、「仄仄仄平」，抑揚對稱，平和柔美，頗能體現其閑雅之致。其調急者，如〈上昭義劉司徒書〉篇末云：

大唐二百年向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日，已至於盡死^⑨。

此以叛逆下場警告劉從諫，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蓋疊用短句，何等斬截有力，故句句怵目，字字驚心；且多用仄聲，辭氣嚴厲緊促，令人有窒息壓迫之感。然通觀其集中，則大抵以不緩不迫，調暢通流為特色，如〈燕將錄〉敘譚忠勸田季安勿攔擊王師，其辭云：

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⑩。

其言以奇句始，奇句結，當中又用排偶為幹，而間雜單句。排偶有稍嚴整者，如「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有參差者，如「相臣之謀」和「天子自為之謀」兩小節，以今昔迥別，君臣互異，構成鮮明對比，而字數則多寡懸殊。至於「天子自為之謀」一小節文字當中，「不使者臣宿將……」、「不輸天下之甲……」又自成對句，是偶中有排，錯綜繁複，不可一望而盡也。諷之唇吻，則

平仄調諧，起伏合律，如「專付中臣」、「多出禁甲」；「仗猛將」、「練精兵」，皆抑揚相對。乃至語氣之中，有肯定，有疑問，有感嘆，音節多富於變化。

推究杜牧散文之鏗鏘爽朗，實與擅長運用排比、對偶、錯綜、層遞、類疊等修辭手法有關。例如〈李賀集序〉評長吉詩云：

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彫殿，梗莽丘壠，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⑩。

此連用九組排句，以單句總之，復結以對偶。排比句式亦有變化，前七組為四、六句型，後二組為四、四、九句型，此錯綜靈動，窮音節迴環之妙也。〈阿房宮賦〉寫宮女望幸：

明星煒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⑪。

此連用六組排比，前五排為四、四句型，最末一排為四、七句型，則整中有散，文氣完足。〈上昭義劉司徒書〉勸劉從諫進討燕、趙、魏三鎮云：

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縈太原，挑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旋，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⑫。

本段「與魏決」、「與趙合」、「與燕遇」三節排比，而句式參差。「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和「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皆重覆，為類句。全段勢如貫珠，音節錯落，又和前二例之較嚴整有別。再例如〈上宣州崔大夫書〉云：

不知閣下俯迎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⁹³？

此排比也。又云：

伏希閣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鐻之益固。

此排比、錯綜也。又云：

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況於諸侯哉！

此層遞、錯綜也。〈禮部尚書崔公行狀〉云：

然後黜棄奸冒，用公法也；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獲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⁹⁴。

又云：

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

皆排比、錯綜也。又云：

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

此用「之」為類字取勢，使文氣貫暢。〈上門下崔相公書〉云：

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⁹⁵。

此以「善之善者也」為類句。〈燕將錄〉云：

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⁹⁶。

前兩句對偶，「嘈嘈」為疊字。又云：

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

其「駸駸」，「帖帖」皆疊字也。〈上知己文章啟〉云：

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⁹⁷。

其「的的」為疊字。〈上昭義劉司徒書〉云：

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⁹⁸。

其「汪汪」為疊字。〈罪言〉云：

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⑩

其後二句為疊句。

綜觀上例，顯見杜牧行文手法豐富多變，其排偶則諧婉勻稱，錯綜則靈動活潑，層遞則流利頓挫，類疊則連綿優美，經由句式錯落，辭氣弛張之精心架構，音節平仄，聲調抑揚之巧妙安排，乃造成聲壯氣洪，口吻瀏亮之藝術效果。錢基博稱其文章「急言竭論，出之以鏗鏘鼓舞；鋪采摛文，不害為抑揚爽朗。」^⑪足證鏗鏘爽朗，聲情並茂，為杜牧散文之一大特色也。

捌、造語奇俊

情欲信而辭欲巧，佳意必有佳語以配之，方能顯耀英華，奪人心目，故前賢作文講究自鑄新辭，如韓愈強調「惟陳言之務去」^⑫，李翱主張「創意造言皆不相師」^⑬，俱反對腐舊相因。陳衍亦稱：「昔昌黎論文，謂古者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用剽賊；剽賊者，間用古人成語，已出則自三數字以上，必自己構造。凡古人已聯絡成句者，概不假借。是說也，唐人李習之、皇甫持正、杜牧之……皆宗之。」^⑭知杜牧師承韓愈，鍊乎文辭也。觀其〈獻詩啟〉自稱作詩「不今不古，處於中間」^⑮，蓋不涉染流俗，亦不因襲古人，而能戛戛獨運；李慈銘則譽其為文「下筆時，復不肯一語猶人」^⑯，足徵杜牧字句之精工矣！

觀其散文造語，冷僻奇俊、瑰瑋倜儻，而不可方物，尤彰顯三項特徵：即「文字精鍊」一也；「口語流暢」二也；「形象生動」三也。

就文字精鍊言，句語簡潔，文勢自然老健；遣辭拖沓，氣息必萎弱不振。故精於文者，篇無盈句，句無贅字；鍊乎辭者，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如杜牧〈宋州寧陵縣記〉刻劃劉昌忠勇無私云：

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

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陴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內顧，猝下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⑩

本節以百字之精約，敘兩人一問一答，相顧淚下。劉玄佐問僅十六字，「孤城」點明寧陵四鄰無尺寸之援；「用一當十」言戍卒兩千，賊寇二萬，兵力懸殊；「凡百日」計抗敵達三月之久，其守城艱辛，不言可喻。劉昌之答，未語先泣，蓋「負心」二字，痛徹肝肺；以「孤甥」者，姊妹之獨子，且實「未嘗內顧」，而「猝下斬之」，以立軍威，其公忠固無愧國家；忘廢私愛，又何辭面對手足？所以一偉男子，語畢竟為之號啕，「伏地流涕」四字，飽蘸多少血淚。司徒「亦泣，撫昌背」五字，刻劃細微，而聞言亦熱淚迸流，伸手拍撫之情狀，皆栩栩如在眼前。辭約旨豐，情事俱盡，真光可鑑人矣！

就口語流暢言，杜牧雖精雕文辭，卻十分注重字句穩妥，使文從字順，而不露斧鑿痕。如〈與汴州從事書〉云：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剋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人，對面分付價直，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轉差遣，雖有點吏，不能用情。」⑪

本段文字揭發民隱，明白如話，如「最弊最苦，是牽船夫」、「每年輪檢自差」、「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人」、「富豪者終年閑坐，貧下者終日牽船」，皆十分通俗流利，富含生活氣息。又如〈上李中丞書〉敘出任黃州之錢別情形：

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沉困之在己，不知昇騰之在人，

都門帶酒，笑別親戚④。

本節寫離家赴任遠郡之情景，所謂「上道之日，氣色濟濟」、「都門帶酒，笑別親戚」，既充分突顯其志氣昂揚之態，詞語更琅琅上口，貼切自然。

就形象生動言，杜牧頗擅長擬虛為實，將事理濃縮於顯豁之意象當中，使文情鮮明活潑。如〈燕將錄〉敘憲宗削平羣藩經過云：

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轎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鵝，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壘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⑤。

鋪寫西川劉闢、鎮海李錡、魏博田季安、昭義盧從史、淮西吳元濟、淄青李師道六節度使被俘，被殺，被篡，皆不得善終。其文或比擬，或譬喻，或夸飾，或轉品，或相關，全以具體凝鍊之形象修辭手法出之。如田、盧恃王承宗為騏驎，得以馳騁驕縱，比擬也。盧、吳「身如大醉」、「卒如搏鵝」，譬喻也。「萬戟自護」、「突前跳後」，夸飾也。李師道「牆泰山」、「壘大河」，「牆」、「壘」名詞作動詞用，轉品也。「石頭」，山名，又為城名，古稱「金陵」；以「石頭」入文，則一語「雙關」，且意象較勝，上加一「撫」字作動詞，更覺新鮮活潑。至於「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則排句遒勁；「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則對偶整齊；「夜半大雪，忽失其城」，則口語明朗；「四歲不北二三」，則鑄字簡鍊；全段異彩勃發，神靈活現，蓋善用形象手法故也。

故歷來評騭杜牧造語之論不少，如晚唐李商隱讚云：「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⑥譽其渲染李賀詩歌特質，連用「雲煙綿聯」、「

水之迢迢」、「春之盎盎」、「秋之明潔」、「風檣陣馬」、「瓦棺篆鼎」、「時花美女」、「荒國墜殿，梗莽丘壠」、「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九組排句，形象鮮活，淋漓盡致也。宋陸游云：「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⑩可見杜牧寫盧需無學，不避俗語，蓋求其口吻存真，貼切盡情也。又宋王謙稱〈自撰墓誌銘〉「詞簡而備」^⑪，謝枋得謂〈守論〉「文字嚴緊」^⑫，清聖祖譽〈戰論〉「字字精確，而文亦磊砢自喜。」^⑬俱見其語言不累贅，不含糊，乾脆簡勁也。

略觀集中文字之勝，精鍊、流暢、形象，三長咸備。其佳言雋語，常繪聲繪影，有理有味，讀之如山聳翠秀於目前，珠落玉盤於耳際，或警策超拔，或生新險僻，或明白妥貼，或鮮活靈動，皆淋漓盡致，真切傳神。例如：「日殺不辜，水滿冤骨」^⑭、「築壘未乾，公囊已虛」^⑮、「迴視刀鋸，菜色甚安」^⑯、「穉老孤窮，指苗燃鼎」^⑰、「針抽縷取，千計百校」^⑱、「裂僕之腸，折僕之脛」^⑲、「剔削根節，斷其脈絡」^⑳、「單車一符，將命四走」^㉑、「前英後傑，夕思朝議」^㉒、「掀擢豪俊，考校古今」^㉓、「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㉔、「於趙為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㉖、「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㉗、「良將勁兵以為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㉘、「方二三百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㉙、「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㉚、「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㉛、「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壘河而自守矣」^㉜、「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㉝，以此振聾發聵，警策超拔見長之例也。「髮勻肉均」^㉞、「毛立神駭」^㉟、「鑄心鏤志」^㊱、「洸汪瀟漫」^㊲、「筐篋細碎」^㊳、「噎啞抑鬱」^㊴、「鬪撥根脉」^㊵、「湍奔矢往」^㊶、「鼠遁自屏」^㊷、「疆土籍口」^㊸、「窮天鑿玄」^㊹、「疆壠哇畔」^㊺、「鑄琢教誘」^㊻、「剔括根節，銷磨頑礦」^㊼、「金堅蔓織，角奔為寇」^㊽、「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㊾，此以突兀怪特，生新險僻為工之例也。「笑歌嬉遊」^㊿、「迎情解意」^㊽、「橫斜圓直」^㊾、「近取遠

挽」^⑭、「屈指延頸」^⑮、「銖積粒聚」^⑯、「旁誘曲指」^⑰、「淫言媠語」^⑱、「
 接手咤罵」^⑲、「舒氣快意」^⑳、「繞前捧後」^㉑、「藏縮退避」^㉒、「懟言怨色」^㉓、
 ⑳、「齒少氣銳」^㉔、「伍列齊立」^㉕、「縮衣節口」^㉖、「惘然相弔」^㉗、「尾大
 中乾」^㉘、「挾恩佩勢」^㉙、「青黃白黑」^㉚、「俊達堅明」^㉛、「耳聾牙落」^㉜、
 「意氣錯寞」^㉝、「低目而視」^㉞、「越錄躡等，驟得富貴」^㉟、「千辯萬索、滔滔
 而得」^㊱、「籍藏將府，伍散田畝」^㊲、「三時耕稼，一時治武」^㊳、「同歡共悲，
 手足相急」^㊴、「偷處恬逸，第第相付」^㊵、「村落隣里，不相往來」^㊶、「不侵不
 蠹，生活自如」^㊷、「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㊸、此以習熟易曉，明白妥貼取勝
 之例也。「蚓縮魚藏」^㊹、「束手膠拳」^㊺、「高下其目」^㊻、「指臂而使」^㊼、「
 戴星徘徊」^㊽、「顏澀不展」^㊾、「手垂目瞪，露刃弦弓」^㊿、「趨奉朝廟，第觀車
 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雲錘雨杵，一揮立就」[㉂]、「繫雲在襟，貯
 雨在缶」[㉃]、「銜尾交頸，各蟠千里」[㉄]、「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
 「縮首不出，猶鼎鼈爾」[㉆]、「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校蠕蠕、迴鶻
 之強弱，猶如虎鼠」^㉈、「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㉉、「河北視天下
 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㊀、「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爾」^㊁、「如彼管庫
 ，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居室」^㊂、「某今所切，是墜於絕壑，而衣掛于樹
 杪，覆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㊃，此以窮神盡相，鮮活靈動生色之例也。諸
 如上述，莫不俊辭絡繹，奇語橫出，誠見杜牧之擅長選取古語、俗語、險語、僻語，
 重新推敲，造成更簡鍊流利，新鮮活潑之詞彙也。

玖、結語

綜合上述，可見杜牧散文之寫作藝術特色有七：其論兵言政，或用犀利之筆鋒，
 針砭朝廷，或以獨到之眼光，進策獻議，莫不針對現實；至於關心國計民生之篇，則
 匡時輔教，富含新意；評學品詩之見，修身淑世之言，則切中肯綮，此識見高超者一

也。為文抒家國之愛，懷身世之感，有憤激之情，有豪壯之情，有悲憫之情，有抑鬱之情，有悽愴之情，誠志思蓄憤，淋漓酣暢，此情感激昂者二也。結構嚴整，謀篇奇變，起勢雄渾，過渡自然，結尾警策，條理井然，重點顯豁之美畢具，此布局巧妙者三也。廣引成辭，多徵人事，或明舉，或暗用，使立論堅確，破指有力，文旨深厚，氣勢澎湃，此援事富贍者四也。刻劃宰相、直臣、循吏、宦官、名將、高士、策士、豪傑、書生、寒士、巧匠、烈女等各階層人物，血肉豐滿，情態俱盡，且彼此不相雷同，此摹寫傳神者五也。擅長運用排比、對偶、錯綜、層遞、類疊等修辭手法，參差句式，調和音節，使韻律抑揚，口吻瀏亮，此節奏爽朗者六也。以精鍊、流暢，形象之三長，陶鑄為警策超拔、生新險僻，明白妥貼、鮮活靈動之字句，常有點鐵成金之妙，此造語奇俊者七也。總此各端，足徵杜牧散文之藝術，誠才由天縱，筆臻化境矣！

- ①引文見〈杜牧之論〉，《結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
- ②引文見明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二〉，《荊川先生文集》卷七。
- ③引文見〈樊川文集序〉，《樊川文集》卷首。
- ④引文見《升菴詩話》卷十一「崔道融讀杜紫微集」。
- ⑤引文見《樊川文集》卷五。
- ⑥引文見《樊川文集》卷十二。
- ⑦同⑤。
- ⑧引文見《古文淵鑑》卷四十。
- ⑨引文見《樊川文集》卷十。
- ⑩引文見《樊川文集》卷十一。
- ⑪同⑥。
- ⑫同⑨。
- ⑬引文見《詩筏》頁六十三至六十四。
- ⑭引文見《讀書一得》卷三，頁二十七至二十八。
- ⑮引文見《藝概·文概》。
- ⑯引文見〈論文管見〉，《南雷文定三集》卷三〈金石要倒〉後附。
- ⑰同⑤。
- ⑱同⑩。
- ⑲同⑤。
- ⑳同⑩。
- ㉑同⑤。
- ㉒同⑤。
- ㉓同⑤。
- ㉔引文見《樊川文集》卷十三。
- ㉕參見繆鉞《杜牧年譜》考證，頁八十四。

- ⑳同⑩。
- ㉑引文見《樊川文集》卷九。
- ㉒同⑩。
- ㉓同㉑。
- ㉔同㉑。
- ㉕引文見《樊川文集》卷十六。
- ㉖引文見〈杜樊川集注序〉，清馮集梧《樊川詩集注》前附。
- ㉗引文見《文心雕龍·鎔裁》。
- ㉘同⑨。
- ㉙同⑤。
- ㉚同⑧。
- ㉛引文見《樊川文集》卷八。
- ㉜同㉛。
- ㉝引文見〈文章諸要〉，《讀書作文譜》卷七。
- ㉞引文見《樊川文集》卷六。
- ㉟同⑥。
- ㊱同⑩。
- ㊲同㉛。
- ㊳引文見《魏叔子日錄·雜說》卷二，《魏叔子文集》後附。
- ㊴同⑨。
- ㊵同⑤。
- ㊶同④。
- ㊷引文見《唐文評註讀本》下冊，頁二十六。
- ㊸同④。
- ㊹同㉑。

51 同 10。

52 引文見《樊川文集》卷七。

53 同 15。

54 同 31。

55 同 6。

56 同 37。

57 同 24。

58 同 9。

59 同 6。

60 同 40。

61 引文見裴延翰〈樊川文集序〉，《樊川文集》卷首。

62 同 5。

63 同 9。

64 同 10。

65 同 10。

66 同 52。

67 同 24。

68 同 6。

69 參見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卷十考證。

70 同 5。

71 同 9。

72 同 40。

73 同 10。

74 同 52。

75 同 37。

76 引文見《樊川文集》卷十四。

77 同 76。

78 同 27。

79 同 9。

80 同 40。

81 同 27。

82 同 40。

83 同 27。

84 同 9。

85 引文見〈論文偶記〉，《劉海峰文集》卷首。

86 同 5。

87 同 9。

88 同 10。

89 同 40。

90 同 9。

91 引文見《樊川文集》卷一。

92 同 10。

93 同 24。

94 同 76。

95 同 10。

96 同 40。

97 同 31。

98 同 10。

99 同 5。

100 引文見《中國文學史》上冊，頁四二三。

- 引文見〈答李翊書〉，《昌黎先生集》卷十六。
- 引文見〈答朱載言書〉，《李文公集》卷六。
- 引文見〈如不及齋文草敘〉，《石遺室文四集》，收於《石遺先生集》。
- 同①。
- 引文見《越縵堂讀書記》中，八，文學。
- 同⑨。
- 同②。
- 同⑥。
- 同⑩。
- 引文見〈李賀小傳〉，《樊南文集詳注》卷八。
- 引文見《老學庵筆記》卷二，頁十五。
- 引文見《唐語林》卷二，頁四十四。
- 同⑧。
- 同⑧。
- 引文見〈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樊川文集》卷十一。
- 引文見〈戰論〉，《樊川文集》卷五。
- 同④。
- 引文見〈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樊川文集》卷十四。
- 引文見〈上鹽鐵裴侍郎書〉，《樊川文集》卷十三。
- 引文見〈上池州李使君書〉，《樊川文集》卷十三。
- 引文見〈杭州新造南亭子記〉，《樊川文集》卷十。
- 引文見〈原十六衛〉，《樊川文集》卷五。
- 引文見〈守論〉，《樊川文集》卷五。
- 引文見〈上河陽李尚書書〉，《樊川文集》卷十三。
- 引文見〈燕將錄〉，《樊川文集》卷六。

⑫同⑬。

⑬引文見〈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樊川文集》卷十六。

⑭引文見〈投知己書〉，《樊川文集》卷十三

⑮同⑯。

⑰同⑱。

⑲引文見〈罪言〉，《樊川文集》卷五。

⑳同㉑。

㉒引文見〈同州澄城縣戶工倉尉廳壁記〉，《樊川文集》卷十。

㉓引文見〈上昭義劉司徒書〉，《樊川文集》卷十一。

㉔同㉕。

㉖同㉗。

㉘引文見〈周公墓誌銘并序〉，《樊川文集》卷七。

㉙引文見〈上宣州崔大夫書〉，《樊川文集》卷十三。

㉚引文見〈唐故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并序〉，《樊川文集》卷九。

㉛引文見〈上宣州高大夫書〉，《樊川文集》卷十二。

㉜同㉝。

㉞同㉟。

㊱同㊲。

㊳同㊴。

㊵同㊶。

㊷同㊸。

㊹引文見〈韋公墓誌銘并序〉，《樊川文集》卷八。

㊺引文見〈上門下崔相公書〉，《樊川文集》卷十一。

㊻同㊼。

㊽同㊾。

●引文見〈注孫子序〉，《樊川文集》卷十。

●同●。

●同●。

●同●。

●同●。

●同●。

●引文見〈牛公墓誌銘并序〉，《樊川文集》卷七。

●引文見〈李府君墓誌銘〉，《樊川文集》卷九。

●同●。

●同●。

●引文見〈答莊充書〉，《樊川文集》卷十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引文見〈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樊川文集》卷八。

●同●。

●同●。

●引文見〈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樊川文集》卷十六。

●同●。

●同●。

●同●。

①引文見〈送薛處士序〉，《樊川文集》卷十。

②同①。

③同②。

④同③。

⑤同④。

⑥引文見〈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樊川文集》卷十一。

⑦同⑥。

⑧引文見〈與浙西盧大夫書〉，《樊川文集》卷十二。

⑨同⑧。

⑩同⑨。

⑪引文見〈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樊川文集》卷七。

⑫同⑪。

⑬同⑫。

⑭同⑬。

⑮同⑭。

⑯同⑮。

⑰同⑯。

⑱引文見〈禮部尚書崔公行狀〉，《樊川文集》卷十四。

⑲引文見〈祭木瓜神文〉，《樊川文集》卷十四。

⑳同⑲。

㉑同⑳。

㉒引文見〈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樊川文集》卷九。

㉓同㉒。

㉔同㉓。

㉕同㉔。

●同●。

●引文見〈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啟〉，《樊川文集》卷十六。

●引文見〈祭城隍神祈雨文〉，《樊川文集》卷十四。

●引文見〈上宰相求杭州啟〉，《樊川文集》卷十六。